

杨
同
学



宁静的营地里躺着一枚加农炮弹，

没有了弹芯，只留下外壳，

斑驳的表皮已微微发烂。

磨平的弹尖不再有昔日的锋芒，

路过的女兵嬉笑着，把它踢向了一旁。

弹壳年复一年的躺在那里，

烈日的暴晒将它烫的炽热，

秋夜的冷雨把它冻的冰凉。

毫无波澜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重复着死寂的漫长。

直到某一个夏天，

发生了一些异样。

烈日的灼烧开始退去，

取代的是一种不熟悉的清凉。

“你好啊”，它抬头看，

说话的是一棵，纤瘦的白杨。

弹壳与白杨度过了很漫长的时光，

白杨向弹壳诉说一个个曾经栖息、

却又离开去向别处的候鸟，

弹壳告诉白杨曾在战场上经历的沧桑。

弹壳用金属外皮感受着白杨的温度，

仿佛冰冷的身体也有了温度。

白杨的枝条拂过弹壳，

在风中摇曳的影子轻盈而修长。

女兵们把越来越多的弹壳踢了过来，

在白杨树下面逐渐堆集成落。

然而白杨似乎从不理会其他弹壳，

眼里只有外皮最斑驳的那一个。

弹壳时常问白杨为什么，

白杨想了一下，带着笑说，

“可能是因为你太老，皮都掉没了，
所以月色下你闪烁的光，最多。”

有一天，弹壳发现旁边多了一棵栢树，

不知是夜里何时，

士兵从其他地方搬运来移植到了这里。

栢树似乎年纪不大，

散发着和白杨一样的活力。

栢树常常试图与白杨讲话，

而白杨并不太理会它。

白杨只是在狂风骤雨肆虐的时候，

感到身边似乎有一堵沉默的墙。

有时候白杨想找弹壳说话，

可弹壳总是疲惫的样子，

可能是因为常年战争的伤害累积，

让它经常劳累沉睡。

栢树看到了白杨的寂寞，

于是给它讲来这里的时候，

一路去过的地方。

大漠里落日染红的山峦，
雪山中松鼠抖果子的细碎声，
耸拉着脑袋的河马聚集的河床。

白杨听的津津有味，

忘记了时间的流动。

两棵树前倾的枝叶交错在一起，

在月色下投影出剪刀的形状。

日子又过了好多天，

时睡时醒的弹壳注意到了白杨的变化。

那是不同于以前的情绪起伏，

这种情绪简单而又快乐。

弹壳决定静静的看着，不再言语，

感受着这天地间微小的幸福。

弹壳不断倾听着枝叶婆娑的声音，

也听到了士兵焦虑的声音。

在不久的将来，

战争终于即将来临。

它想起以前自己总盼望这种机会，

从炮管飞出去的那一刻

在空中划出证明自己存在的痕迹。

弹壳被运走是在一个清晨，

走的时候没有任何告别。

士兵在它的身体里塞入了弹芯，

这一刻弹壳感到沉甸甸的，

可似乎并没有空着的时候充实。

白杨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直直的凝视着远方。

栢树在一边，静静的守着白杨。

“它是一枚炮弹，总要离开这里”，

白杨点了点头，

收回最后的目光。

目光所及之处，

车和士兵在喧闹声中，

一批批离去，不知去向何方。

那里的一切仿佛都在不停息的流动，

伴随一个个最后只留下姓名的人，

来来往往。

“而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战后的军营依然宁静，

女兵们每天嬉笑着，

踢走路边的东西。

老旧的设施与武器早已更新换代，

稀稀落落的树木，成长为一片树林。

公园的清晨，薄雾还没有散去。

稚嫩的小女孩拿着刚挖出的东西，
一脸兴奋。

老师刚才告诉她这是某种炮弹残片，
上世纪的时候，
公园旁边还是一片军营。

其实老师自己也有一点疑惑，
以他的了解，即使是上世纪的火炮，
射程也至少有好几公里，
不应该落在军营附近。

正当思索时，

“老师，我知道原因！”

“它一定是想把自己，
埋在这片白杨树林里。”